

※研究動態※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北平《華北日報》 的《俗文學》周刊

關家錚*

五四運動以後，文學藝術工作者們對中國俗文學研究的興趣日趨濃厚，許多學者衝破傳統觀念的束縛，逐漸開始對存世的俗文學資料進行系統的發掘、整理和研究。至三十年代鄭振鐸先生《中國俗文學史》一書出版，一門新的學科——「中國俗文學」才被學術界廣泛傳播和認同，標誌著中國「俗文學」學科的正式確立。由此，俗文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出現了一段相當輝煌的日子，對於中國文學藝術發展史的研究，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特別是進入四十年代後，俗文學研究在香港、上海、北平幾家主要報刊的大力支持下，先後出現了五種俗文學研究周刊，更形成了方興未艾的情勢。

俗文學以定期刊物的姿態出現，開始於香港的《星島日報》，民國三十年（1941）的春天，由戴望舒先生主編，連續出刊了四十三期，在同年的十二月六日停辦^①。抗戰勝利後，民國三十五年（1946）趙景深先生在上海首先主編了《神州日報》的《俗文學》周刊^②；其後又主編了《大晚報》的《通俗文學》周刊和《中央日報》的《俗文學》周刊^③，三種俗文學周刊的出版，使俗文學研究又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後被研

* 關家錚，山東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 ① 見馬幼垣：〈戴望舒小說研究和《俗文學》副刊〉，《明報》，1979年6月12日。馬幼垣：〈香港星島日報俗文學副刊全目——附解題〉，收入《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香港：香港大學書報出版社，1982年）。
- ② 見拙作：〈四十年代上海《神州日報》趙景深主編的《俗文學》周刊〉，《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6期。
- ③ 上海《大晚報》趙景深主編《通俗文學》周刊，開始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至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日；上海《中央日報》趙景深主編《俗文學》周刊開始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究者統稱之為「滬字號」俗文學周刊。民國三十六年(1947)，當時北平的俗文學研究者聯合起來，又創辦了《華北日報》的《俗文學》周刊。這一周刊的創辦出版，使俗文學研究在北方又增添了一個新的園地，其後被稱之為「平字號」的俗文學周刊。

《華北日報》的《俗文學》周刊由傅芸子、傅惜華主編。創刊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七月四日，欄目為「俗文學—胡適題」，每星期五出版，刊載在《華北日報》第六版或第八版，每期五欄，三至四、五篇文章，約六千字，共編了七十四期，民國三十七年(1948)十一月二十六日停刊，歷時近一年半。所發表大量的俗文學研究文章，執筆者大多是研究小說、戲曲、曲藝的專家，其內容相當豐富，凡有關小說、戲曲、說唱文學、民間文學的均有刊載。文章的篇幅長短雖各異，既有長篇連載，也有短文，但所考論，立足證實，大多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甚至部分論文，至今尚能保持著作為開拓性論著的學術價值。這予我國文學藝術發展史繼續的深入研究參考，是有一定助益的。

《華北日報》的《俗文學》周刊自出版以來，一向無人提及其全部內容，及系統的詳細收集、整理。這一情況，正如馬幼垣先生一九八二年在〈香港星島日報俗文學副刊全目——附解題〉一文論及戴望舒先生所主編《俗文學》周刊時所述：「這種資料的奇罕，固然因為它們是難以保存的報紙副刊，更因為它們是四十年代這個大動蕩時期的報紙副刊。現在事隔幾十年，除了吳曉鈴、趙景深、施蟄存等三位前輩外，已難追查何人尚有剪存。況且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正是中國學術論文記錄做得最差的一段時期，處處空白，最近見到的港版《中國史學論文索引第二編》（香港：三聯書店，1980年），雖然基本上彌補了此一缺陷，工作還是做得不夠理想。幾種俗文學副刊中的論文一篇也沒有收進。一份完整記錄的必要，自不待言。」現在距馬幼垣先生所述又過了二十年，情況基本未改變多少，吳曉鈴、趙景深兩位先生都已故去，這樣詳盡了解俗文學副刊情況的人就更少了^④。筆者從事圖書館工作多年，近來根據研究工作的需要，查檢家中的俗文學資料，較系統的

④ 王文寶：《中國俗文學發展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一書也未記錄這一時期俗文學的研究情況，僅只沿用了吳曉鈴先生的〈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學〉一文，而對四十年代香港、上海、北平出版的五種《俗文學》周刊的實際研究情況的敘述均缺略。婁子匡、朱介凡：《五十年來的中國俗文學》（臺北：正中書局，1963年）一書也未詳盡記錄這一時期俗文學的研究情況，對四十年代香港、上海、北平出版的五種《俗文學》周刊的實際研究情況的敘述均缺略。

收集、整理出一些這方面的資料。爲此，現在即將該刊全部文章篇目列出，並對部分文章略作敘錄如下：

第 1 期 1947.7.4 星期五

孫楷第 〈釋《錄鬼簿》所謂「次本」〉（上）

吳曉鈴 〈關於俗講考也說幾句話——就正於向覺明先生〉（上）

傅惜華 〈明代戲曲與子弟書(一)〉

第 2 期 1947.7.11 星期五

孫楷第 〈釋《錄鬼簿》所謂「次本」〉（下）

傅惜華 〈明代戲曲與子弟書(二)〉

二西（鄭振鐸） 〈明抄本《列國志傳》之發現〉

石埭壬 〈書評：《西南采風錄》〉

〈出版消息（三則）〉

第 3 期 1947.7.18 星期五

王重民 〈敦煌本董永變文跋〉

傅惜華 〈明代戲曲與子弟書(三)〉

二西（鄭振鐸） 〈新刊評介（三則）〉

第 4 期 1947.7.25 星期五

葉德均 〈凌蒙初事蹟繫年(一)〉

傅惜華 〈明代戲曲與子弟書(四)〉

第 5 期 1947.8.1 星期五

趙萬里 〈金元素事蹟考〉

仲涵（傅惜華） 〈「快書」概說〉

葉德均 〈凌蒙初事蹟繫年(二)〉

第 6 期 1947.8.8 星期五

俞平伯 〈讀《紅樓夢》隨筆二則〉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一)〉

葉德均 〈凌蒙初事蹟繫年(三)〉

第 7 期 1947.8.15 星期五

鄭 騫 〈明刻本《南北宋傳》〉（上）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二)〉

葉德均 〈凌蒙初事蹟繫年(四)〉

第 8 期 1947.8.22 星期五

王重民 〈敦煌本王陵變文跋〉(上)

鄭 騫 〈明刻本《南北宋傳》〉(下)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三)〉

第 9 期 1947.8.29 星期五

王重民 〈敦煌本王陵變文跋〉(下)

綠依(杜穎陶) 〈萬花堂——通俗故事掇拾之一〉

葉德均 〈凌蒙初事蹟繫年(五)〉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四)〉

第 10 期 1947.9.5 星期五

李嘯倉 〈宋元靈怪平話——《醉翁談錄》所載話本目考證之一〉(上)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五)〉

關德棟 〈「滿漢兼」的子弟書〉

第 11 期 1947.9.12 星期五

吳曉鈴 〈關於俗講考也說幾句話——就正於向覺明先生〉(下)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六)〉

李嘯倉 〈宋元之靈怪平話——《醉翁談錄》所載話本目考證之一〉(中)

第 12 期 1947.9.19 星期五

孫楷第 〈宋朝的傀儡戲和影戲〉(上)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七)〉

李嘯倉 〈宋元之靈怪評話——《醉翁談錄》所載話本目考證之一〉

第 13 期 1947.9.26 星期五

孫楷第 〈宋朝的傀儡戲和影戲〉(下)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八)〉

二西(鄭振鐸) 〈「螃蟹段」滿漢兼子弟書跋〉

李嘯倉 〈宋元之靈怪平話——《醉翁談錄》所載話本目考證之一〉(下)

第 14 期 1947.10.3 星期五

鄭 騫 〈辨今本《東牆記》非白樸作〉(上)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九)〉

- 閻萬章 〈說《竹林寺雜劇》〉
- 第 15 期 1947.10.10 星期五
- 吳曉鈴 〈跋「竹林寺雜劇」〉
-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十)〉
- 鄭 騫 〈辨今本《東牆記》非白樸作〉(下)
- 第 16 期 1947.10.17 星期五
- 李嘯倉 〈釋「銀字兒」〉(上)
-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出)〉
- 傅芸子 〈《燕居筆記》裏的明人傳奇文——讀稗新札之一〉
- 第 17 期 1947.10.24 星期五
- 李嘯倉 〈釋「銀字兒」〉(中)
-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出)〉
- 賈天慈 〈子弟書作者鶴侶氏姓氏考〉
- 第 18 期 1947.10.31 星期五
- 孫楷第 〈《吳承恩事蹟交遊考證》序〉
- 李嘯倉 〈釋「銀字兒」〉(下)
- 第 19 期 1947.11.7 星期五
- 葉德均 〈《金仁杰東窗事犯》非小說〉
-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出)〉
- 奉寬遺稿 〈清初之翻譯《三國志》〉
- 鄭 騫 〈打董達與打韓通〉(上)
- 第 20 期 1947.11.14 星期五
- 劉修業 〈考《花草粹編》和吳承恩的關係〉
-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出)〉
- 鄭 騫 〈打董達與打韓通〉(下)
- 第 21 期 1947.11.21 星期五
- 吳曉鈴 〈《今樂考證》與《今樂府選》撰集年代初考〉(上)
-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出)〉
- 李嘯倉 〈《裴度還帶》雜劇的作者〉(上)
- 第 22 期 1947.11.28 星期五

李嘯倉 〈《裴度還帶》雜劇的作者〉(下)

吳曉鈴 〈《今樂考證》與《今樂府選》撰集年代初考〉(下)

第 23 期 1947.12.5 星期五

趙景深 〈來鳳館精選古今傳奇〉

劉保綿 〈小說中的二郎神〉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庚)〉

第 24 期 1947.12.12 星期五

吳曉鈴 〈故事的巧合與轉變——俗文學研究方法論之一〉(上)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庚)〉

傅芸子 〈《僧尼孽海》——讀稗新札之二〉

第 25 期 1947.12.19 星期五

吳曉鈴 〈故事的巧合與轉變——俗文學研究方法之一〉(下)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庚)〉

劉保綿 〈「提破」、「捏合」〉

第 26 期 1947.12.26 星期五

綠依(杜穎陶) 〈山歌〉

傅惜華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庚)〉

劉保綿 〈風吹轎兒〉

第 27 期 1948.1.2 星期五

朱自清 〈歌謠裏的重疊〉

沈寶基 〈法譯《莊子的故事》與服爾德〉(上)

劉保綿 〈風吹轎兒〉(續)

第 28 期 1948.1.9 星期五

綠依(杜穎陶) 〈別具風格的《藥性巧合記》戲文〉

沈寶基 〈法譯《莊子的故事》與服爾德〉(下)

韓 齋 〈關於《龍圖公案》〉(上)

第 29 期 1948.1.16 星期五

吳曉鈴 〈說「三十六髻」——古劇雜考之一〉(上)

韓 齋 〈關於《龍圖公案》〉(下)

〈出版消息(一則)〉

第 30 期 1948.1.23 星期五

李嘯倉 〈「院么」解〉

吳曉鈴 〈說「三十六鬚」——古劇雜考之一〉（下）

五石（蔡五石） 〈馮夢龍之生平〉

第 31 期 1948.1.30 星期五

杜穎陶 〈《脫空寶卷》考〉（上）

葉德均 〈黃丸兒——院本旁證〉

秣陵生 〈梁任公的俗文學觀〉

第 32 期 1948.2.6 星期五

五石（蔡五石） 〈《六十種曲》纂刻人質疑〉（上）

杜穎陶 〈《脫空寶卷》考〉（下）

李嘯倉 〈宋元之烟粉評話——《醉翁談錄》所載話本目考證之二(一)〉

第 33 期 1948.2.13 星期五

五石（蔡五石） 〈《六十種曲》纂刻人質疑〉（下）

仲涵（傅惜華） 〈《捧腹編》——古笑話與俳諧文總集之一〉

李嘯倉 〈宋元之烟粉評話——《醉翁談錄》所載話本目考證之二(二)〉

塤 〈畫衣〉

第 34 期 1948.2.20 星期五

杜穎陶 〈北宋元宵景事與戲曲調名之關係〉

李嘯倉 〈宋元之烟粉評話——《醉翁談錄》所載話本目考證之二（續完）〉

綠依（杜穎陶） 〈《滾樓》考〉

五石（蔡五石） 〈「祗候人」〉

第 35 期 1948.2.27 星期五

吳曉鈴 〈《青樓集》作者姓氏考辨——元劇雜考之一〉

仲涵（傅惜華） 〈「梨花大鼓」概說〉

第 36 期 1948.3.5 星期五

杜穎陶 〈「踏搖娘」究竟是什麼〉（上）

秣陵生 〈諷刺山人的小說〉

休 休 〈《張協狀元》戲文裏的「忔戲」與「超烘」〉

塤 〈「轉韻腔」〉

第 37 期 1948.3.12 星期五

- 傅惜華 〈辨「番合釧」鼓詞非明人作〉
李嘯倉 〈「艷段」考(一)〉
五石(蔡五石) 〈琵琶記〉
杜穎陶 〈「踏搖娘」究竟是什麼〉(下)

第 38 期 1948.3.19 星期五

- 五石(蔡五石) 〈劉鳳叔批欽定曲譜錄要〉(上)
李嘯倉 〈「艷段」考(二)〉
仲涵(傅惜華) 〈「西河大鼓」概說〉
芸(傅芸子) 〈新書評介：《文史雜誌——俗文學專號》〉

第 39 期 1948.3.26 星期五

- 傅惜華 〈「番合釧」鼓詞之集唱本名目〉(上)
五石(蔡五石) 〈劉鳳叔批欽定曲譜錄要〉(下)
李嘯倉 〈「艷段」考(三)〉
芸(傅芸子) 〈王伯良別毛允遂詩〉

第 40 期 1948.4.2 星期五

- 杜穎陶 〈說「倒刺」〉
傅惜華 〈「番合釧」鼓詞之集唱本名目〉(下)
李嘯倉 〈「艷段」考(四)〉

第 41 期 1948.4.9 星期五

- 吳曉鈴 〈〈六十種曲纂刻人質疑〉質疑〉(上)
李嘯倉 〈「艷段」考(五)〉

第 42 期 1948.4.16 星期五

- 趙景深 〈韓小窗的《滾樓》〉
吳曉鈴 〈〈六十種曲纂刻人質疑〉質疑〉(中)
李嘯倉 〈「艷段」考(六)〉

第 43 期 1948.4.23 星期五

- 平伯(俞平伯) 〈新編《彝陵夢》序〉
吳曉鈴 〈〈六十種曲纂刻人質疑〉質疑〉(下)
芸子(傅芸子) 〈幾種罕見的明人戲曲〉

- 綠依（杜穎陶） 〈三鄉題〉
- 第 44 期 1948.4.30 星期五
- 孫楷第 〈《南冠集》詩選〉
- 仲涵（傅惜華） 〈「墜子」概說〉
- 李辰冬 〈《小說林》小說的片貌(一)〉
- 休 休 〈關於《竹林寺》的一點〉
- 芸子（傅芸子） 〈幾種罕見的明人戲曲〉（續）
- 第 45 期 1948.5.7 星期五
- 杜穎陶 〈說「破子」〉
- 仲涵（傅惜華） 〈「梅花大鼓」〉
- 李辰冬 〈《小說林》小說的片貌(二)〉
- 第 46 期 1948.5.14 星期五
- 杜穎陶 〈莊周的故事《蝴蝶夢》、《劈棺》、《嘆骷髏》〉（上）
- 仲涵（傅惜華） 〈「梅花大鼓」〉（續）
- 李辰冬 〈《小說林》小說的片貌(三)〉
- 第 47 期 1948.5.21 星期五
- 孫楷第 〈釋「上下」——《水滸傳》中之——稱謂〉
- 杜穎陶 〈莊周的故事《蝴蝶夢》、《劈棺》、《嘆骷髏》〉（下）
- 李辰冬 〈《小說林》小說的片貌(四)〉
- 第 48 期 1948.5.28 星期五
- 傅惜華 〈《聊齋誌異》與子弟書〉（上）
- 云 君 〈灰骨匣——《醉翁談錄》話本名目小考〉
- 李辰冬 〈《小說林》小說的片貌(五)〉
- 第 49 期 1948.6.4 星期五
- 吳曉鈴 〈俗文學者的供狀〉
- 傅惜華 〈《聊齋誌異》與子弟書〉（中）
- 李辰冬 〈《小說林》小說的片貌(六)〉
- 第 50 期 1948.6.11 星期五
- 杜穎陶 〈《薛家將》故事的演變〉（上）
- 李辰冬 〈《小說林》小說的片貌(七)〉

仲涵（傅惜華） 〈端陽節之小曲〉

第 51 期 1948.6.18 星期五

吳曉鈴 〈我們應再檢討〉

杜穎陶 〈《薛家將》故事的演變〉（中）

傅惜華 〈《聊齋誌異》與子弟書〉（下）

第 52 期 1948.6.25 星期五

隋樹森 〈校讀小山散曲雜記〉

杜穎陶 〈《薛家將》故事的演變〉（下）

傅芸子 〈隱喻的諺語和風人體詩——明代兩種諺語輯錄珍籍的介紹〉（上）

第 53 期 1948.7.2 星期五

鄭 騫 〈吳耀安的絕筆〉

傅芸子 〈隱喻的諺語和風人體詩——明代兩種諺語輯錄珍籍的介紹〉（下）

綠依（杜穎陶） 〈《玲瓏塔》與《百山圖》〉

第 54 期 1948.7.9 星期五

杜穎陶 〈關於薛丁山征西的故事〉

五石（蔡五石） 〈沈烏兒畫眉記〉

葉德均 〈釋「常賣」〉

綠依（杜穎陶） 〈《玲瓏塔》與《百山圖》〉

仲涵（傅惜華） 〈「蓮花落」概說〉（上）

第 55 期 1948.7.16 星期五

王重民 〈干將的故事〉

仲涵（傅惜華） 〈「蓮花落」概說〉（下）

休 休 〈「京娘怨」本事考〉

第 56 期 1948.7.23 星期五

吳曉鈴 〈王和卿及其幽默作品〉

五石（蔡五石） 〈劉鳳叔批欽定曲譜錄要〉（上）

杜穎陶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高鹗之外至少還有一個人〉

第 57 期 1948.7.30 星期五

王重民 〈許由的故事〉

杜穎陶 〈二黃的起源及其和「宜黃」、「四平」的關係〉

- 五石（蔡五石） 〈劉鳳叔批欽定曲譜錄要〉（中）
- 第 58 期 1948.8.6 星期五
- 孫楷第 〈《南冠集》「詩選」〉
- 五石（蔡五石） 〈劉鳳叔批欽定曲譜錄要(三)〉
- 杜穎陶 〈近代武俠小說的起源〉
- 吳曉鈴 〈新刻今古傳奇——念瞿室所藏珍本戲曲小說題記〉
- 第 59 期 1948.8.13 星期五
- 王重民 〈荆軻刺秦的故事〉
- 五石（蔡五石） 〈劉鳳叔批欽定曲譜錄要(四)〉
- 關德棟 〈《升官圖》——記滿漢兼子弟書之一〉
- 嘿齋（吳曉鈴） 〈書評：《全元曲》〉
- 第 60 期 1948.8.20 星期五
- 吳曉鈴 〈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學〉
- 秣陵生 〈劉繼莊論小說戲曲〉
- 杜穎陶 〈施世綸與唐三藏——通俗小說卮談之一〉
- 第 61 期 1948.8.27 星期五
- 杜穎陶 〈以黃天霸為中心推測近代武俠小說的背景〉
- 清 商 〈雙龍珠〉
- 仲涵（傅惜華） 〈「樂亭大鼓」概說〉
- 第 62 期 1948.9.3 星期五
- 沈寶基 〈談歌謠中的晦澀成分(一)〉
- 杜穎陶 〈以黃天霸為中心推測近代武俠小說的背景〉（中）
- 五石（蔡五石） 〈劉鳳叔批欽定曲譜錄要(五)〉
- 第 63 期 1948.9.10 星期五
- 休 休 〈英雄槩傳奇中的一顆珍珠〉
- 杜穎陶 〈以黃天霸為中心推測近代武俠小說的背景(三)〉
- 沈寶基 〈談歌謠中的晦澀成分(二)〉
- 第 64 期 1948.9.17 星期五
- 吳曉鈴 〈跋胡適之先生所藏抄本《救母記》曲本〉
- 沈寶基 〈談歌謠中的晦澀成分(三)〉

- 休 休 <「塞孤」>
杜穎陶 <以黃天霸為中心推測近代武俠小說的背景(四)>
第 65 期 1948.9.24 星期五
王重民 <孔子與採桑娘的故事>
沈寶基 <談歌謠中的晦澀成分(四)>
杜穎陶 <以黃天霸為中心推測近代武俠小說的背景(五)>
第 66 期 1948.10.1 星期五
閻萬章 <釋「諸宮調」>
休 休 <子弟書作家鶴侶>
芸 子 <新刊評介《「文藝復興」中國文學研究號》> (上)
(姓名缺) <《紅樓夢》發微的緣起> (上)
第 67 期 1948.10.8 星期五
杜穎陶 <關於「舊劇中的幾個音韻問題」——敬答羅莘田先生> (上)
云 君 <李達道——《醉翁談錄》話本名目小考>
嘿齋(吳曉鈴) <書評：《雲南民間傳說》>
(姓名缺) <《紅樓夢》發微的緣起> (中)
第 68 期 1948.10.15 星期五
杜穎陶 <關於「舊劇中的幾個音韻問題」——敬答羅莘田先生> (下)
閻萬章 <說「諸宮調」與「俗講」的關係>
趙景深 <「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學」——兼談滬版俗文學刊物三種>
(姓名缺) <《紅樓夢》發微的緣起> (下)
第 69 期 1948.10.22 星期五
王重民 <漢光武的故事>
杜穎陶 <尖團字和上口字——關於「舊劇中的幾個音韻問題」之二>
嘿齋(吳曉鈴) <書評：評「小說與戲劇」>
第 70 期 1948.10.29 星期五
吳曉鈴 <現存《六十種曲》初印本小記> (上)
秣陵生 <讀稗雜掇(一)《桃花扇》中的民族意識>
仲涵(傅惜華) <「京音大鼓」概說>
第 71 期 1948.11.5 星期五

- 王重民 〈「二桃殺三士」的故事〉
 吳曉鈴 〈現存《六十種曲》初印本小記〉（下）
 秣陵生 〈讀稗雜掇(二)《水滸》與蘇東坡〉

第 72 期 1948.11.12 星期五

- 王重民 〈「鴻門宴」的故事〉
 閻萬章 〈「諸宮調」的說唱〉（上）
 休 休 〈《張協狀元》戲文的編作時代〉

第 73 期 1948.11.19 星期五

- 杜穎陶 〈說「看官」〉
 閻萬章 〈「諸宮調」的說唱〉（中）
 五石（蔡五石） 〈么〉
 嘿齋（吳曉鈴） 〈書評：《曲學入門》〉

第 74 期 1948.11.26 星期五

- 王重民 〈傅芸子先生與敦煌俗文學〉
 李嘯倉 〈悼傅芸子先生——在他手創的《俗文學》上〉
 俞平伯拜稿 〈芸子先生挽詩〉
 閻萬章 〈敬悼芸子先生〉
 吳曉鈴 〈芸子先生紀念〉
 傅惜華 〈傅芸子俗文學論著要目〉

部分文章略作敘錄：

鄭振鐸：

鄭振鐸先生的文章提供了一定的俗文學資料及版本史料。〈明鈔本「列國志傳」之發見〉一文刊載於第二期。作者發現《春秋五霸七雄通俗演義列國志傳》凡八卷，共十六冊，烏絲闌白棉紙精鈔，每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五字。書不分回，每段標有節目，不標段數，版框上方眉欄，橫標文中重要節目；書中插圖，單面方式，五彩精繪，金碧燦爛，頗為悅目；書甚工細，殆出匠人之手；每圖本標節目，重要人物多題姓名於像旁，每段插繪一二圖不等。作者認為此本為明萬曆時或在萬曆三十四年以後刻本。此本的發現於小說版本方面，頗有重要之地位，可稱為國內現存八卷本《列國志傳》之最古本。

〈新刊評介〉一文刊載於三期，詳細介紹了新刊三種：比利時人善秉仁著《文藝月旦》，景明譯，燕聲補傳；《盛明雜劇》三集合印本；趙景深的《小說論叢》。《文藝月旦》內容為：首載原著新序、導言。正文書評分為「現代之部」，著錄現代小說、劇本、隨筆等共五百一十九種。「舊體之部」著錄元、明、清之小說、傳奇、雜劇、南詞等共六十二種。「譯本之部」著錄西洋譯本小說、劇本、雜書、隨筆等共三十九種。每書均注明作者、譯者、出版者及年月、簡略內容提要。此書可做近代小說、劇本提要讀，洵為研討「俗文學」者一助耳！北平普愛堂初版排印本。《盛明雜劇》三集合印本，文祿堂以其所藏三集全帙版片，重為整理，合印為全編，共訂三十冊。為明代雜劇唯一重要之總集，而與《元曲選》、《六十種曲》兩書，有同等之價值，是研究戲曲者的三大寶藏。趙景深的《小說論叢》為作者研究中國小說，繼《銀字集》之後之第四本論文集。其內容中重要的文章，作者認為有〈英烈傳本事考證〉、〈二刻拍案驚奇的來源和影響〉、〈董永故事的演變〉三篇，足資參考。

〈「螃蟹段」滿漢兼子弟書跋〉一文刊載於第十三期，作者介紹《「螃蟹段」滿漢兼子弟書》一卷，道光年文萃堂刻，福克司 (Fucks) 博士藏。

俞平伯：

〈讀紅樓夢隨筆二則〉一文刊載於第六期，引證材料說明《石頭記》雖係小說史上前所未有之傑作，但其因襲前人之處亦復甚多，且舉例說明。

〈新編《彝陵夢》序〉一文刊載於第四十三期，對高步雲、吳熙曾、周方立著《新編彝陵夢》一劇作了評價，以為其劇套數體格仍舊規，曲詞用文言而參以白話，道白悉如今人語，雖用生、旦，劇情則來自抗戰。因配得雅俗之宜，故樂為書之。

朱自清：

〈歌謠裏的重疊〉一文刊載於第二十七期，論述了歌謠以重疊為生命，腳韻只是重疊的一種方式。從史的發展上看，歌謠原只要重疊，這重疊並不一定是腳韻。那就是說，歌謠並不一定要用韻，韻大概是後起的，是重疊的簡化。現在的山歌又有用韻，又用別種重疊的，更可以看出重疊的重要性。重疊為了強調，為了記憶，引述例子為證。

趙景深：

〈來鳳館精選古今傳奇〉一文刊載於第二十三期，是作者根據所見到的《最娛情》一部《來鳳館精選古今傳奇》大約十六本的情況，為研究戲曲提供了一點資料。

〈韓小窗的《滾樓》〉一文刊載於第四十二期，敘述讀到《俗文學》第三十四期綠依（杜穎陶）〈《滾樓》考〉一文說「子弟書目中有《滾樓》一本，曾百計訪求之訖未得見」。而作者無意間卻得以看見此書。情況是：「關德棟兄到瀋陽國立博物院去做事，把當地石印鼓詞寄一本給我，目的是寄奉天膾炙人口的《憶真妃》，但這本小書中還有《滾樓》、《望兒樓》和《十女夸夫》。」遂查檢子弟書目，著錄作者不詳。經研讀該作品引《滾樓》第一回首有句「小軒窗靜淡烟浮，筆墨消閒作滾樓」。第四回末「小窗下才橫筆墨題成目，正是菊花幾點開放東籬」，遂確定子弟書《滾樓》作者為韓小窗。並依據這四回正詠的是藍家莊的故事，補證與綠依所查出的《怡情小稿》中福禹門詠伍辛收妾事所敘相合。

孫楷第：

〈釋《錄鬼簿》所謂「次本」〉一文刊載於第一、二期，論述（元）鍾嗣成《錄鬼簿》所錄雜劇，有劇名同而作者不同的，後來或同時讀《錄鬼簿》的人，對於這些同名的劇，要分別它們的體格，便在《錄鬼簿》名下，加了若干的注，因為注不出於一人之手，所以沒有一定的體例，有用腳色、曲名、押韻等去區分同名不同本的劇，分別論證舉例。同時著重把《錄鬼簿》出現較多的「次本」，引《西陽雜俎》加以說明「次本」意思，並把《錄鬼簿》注次本的列舉出來，進而引證、說明。

〈《南冠集》詩選〉一文刊載於第四十四、五十八期，這是一篇講述作者「七七」事變後滯留北平，讀書之暇，撫時感事，眷懷國家興亡，尤多悲憤之時，發之於詩。抗戰後，僅存百餘首，輯為《南冠集》一卷。知道此集的人雖然較多，但見到者卻無多少。傅芸子先生，以其殘稿介紹於世。內容為《水滸傳》歌二十首，有關戲學題詠七首。

〈釋「上下」——《水滸傳》中之一稱謂〉一文刊載於第四十七期，文章引《宋書》卷九十一〈孝義郭世道傳〉、〈何子平傳〉中的一段話，得尊上下謂原平

（世道子）之母；尊上謂子平母，此稱其母為上下。又引《南齊書》卷三十九〈劉瓛傳〉，自稱其父母為上下。唐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八有考上下出處，釋義上下。宋、元時謂公人為上下，見百回本《水滸傳》第三十五回，此寫石勇非公人，而酒保以當時稱公人者稱之，故觸其怒。

〈宋朝的傀儡戲和影戲〉一文刊載於第十二、十三期，是作者在北平電臺播的講演稿。從戲曲史方面來講述傀儡戲和影戲。全文分為：宋朝的傀儡戲；宋朝的影戲；宋朝的傀儡戲與中國近代戲曲的三部分關係，探源引證。

〈《吳承恩事蹟交遊考證》序〉一文刊載於第十八期，文章的前面簡述與王有三先生、劉修業先生交往的經歷。論述胡適先生把劉修業先生《吳承恩事蹟交遊考證》交給他「你可以帶回去看看，有意思」。及王有三先生要求給劉修業的書作序的經過，以及民國十二年胡適先生作《西遊記》考證，至此吳承恩作《西遊記》的事才大白於世。民國十九年故宮博物院發現吳承恩《射陽先生存稿》，這書雖然重印出版，但是繼續討論吳承恩的問題時，其他人也沒有根據這部集子寫成文章，原因在於：第一，在這部集子裏，找不到吳承恩作《西遊記》的材料，……連吳承恩的事跡，在這部集子看得出的也很少。第二，在這部集子裏所出的人名，都是別號，甚而有號無姓。劉修業先生這部書最得力的地方，就是把《射陽先生存稿》裏所出的別號，一一考出來，知道某一號屬於某一人，成了重要的史料，使原本一生不得意的吳承恩事蹟，因為明白了他的師友淵源之故，也完全明白了。這部書分為三部分：一是吳承恩的年譜，包括吳承恩的一生事蹟。二是吳承恩的交遊和文學思想，特別注意和吳承恩關係深的幾個人。三是吳承恩的著作。但也牽涉到人的關係，例如《花草新編》和陳耀文《花草粹編》的關係。文章認為《射陽先生存稿》是不容易利用的，但是劉修業先生居然用它做成功一部最好的書，這是奇蹟，是繼胡適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後，最重要的一部小說史著作。

王重民：

王重民先生發表的全部文章都是與敦煌文獻相關之考證。作者民國二十三年（1934）去法國，在巴黎圖書館作研究工作，整理了敦煌卷子，而後陸續寫了所見有關敦煌文獻方面的文章。如：〈敦煌本董永變文跋〉刊載於第三期、〈敦煌本王陵變文跋〉（上、下）刊載於第八、九期、〈干將的故事〉刊載於第五十五期、〈許由的故事〉刊載於第五十七期、〈荊軻刺秦的故事〉刊載於第五十九期、〈孔子與

採桑娘的故事〉刊載於第六十五期、〈漢光武的故事〉刊載於第六十九期、〈「二桃殺三士」的故事〉刊載於第七十一期、〈「鴻門宴」的故事〉刊載於第七十二期。這幾篇文章，作者博稽詳考，引用較詳細的資料，比較深入全面的考證了這些故事緣由，補充了有關研究人員對這些故事考證的不足。

吳曉鈴：

吳先生的文章比較多，有二十二期都刊載了文章，文章大體可分為：基礎俗文學理論、研究方法和俗文學史料；如：

〈故事的巧合與轉變——俗文學究方法〉（上、下）刊載於第二十四、二十五期，文章對張長弓先生在其《中國文學史新編》中有段話說，中國戲劇的產生導源於印度戲劇的理論，並引證具體例子做證明，講《琵琶記》的前身蔡伯喈戲文裏的趙貞女上京尋夫被拒，應該脫胎於印度戲劇家卡里臺莎所寫戲文，這所謂的題材移植。怎麼知道是印度的題材移植到了中國呢？於是有書為證，因為該戲文曾經在中國天臺山一個廟裏發現，這樣追本溯源，引證資料說明有書為證，然而還是落了空。從這裏本文作者引出了研究文學和俗文學的朋友們所最喜應用的比較研究方法中的「母題」例，實際應用這種比較方法也有許多困難。第一，我們千萬不能粗心地去把平行的事例拿來放在一起比較，猛看處處相似，但這卻正像鐵路的兩條軌道，雖然在遠處好像交叉合一，但不知中間的距離始終並沒有縮短或是伸長。並舉例加以說明。第二，我們千萬不可粗心地看到兩個同型的故事，便不管地域遠近，時代古今，而貿然捏合成一個。我們如果想做同型故事相互關係的試探，也必須極度仔細地抽繹出一條線索去貫穿它們演進的程序。文學作品演變程度時常是錯綜而複雜的。尤其俗文學，因為它萌芽於民間，長成於民間，開花結果於民間，而民衆的頭腦往往比文人活潑，想法也新穎，他們自由的和大自然接觸，不像職業作家，一方面有意無意地遵循一個傳統的軌跡走路，一方面把頭塞進書堆裏不見天日。在這裏，也舉例予以說明。

〈俗文學的供狀〉一文刊載於第四十九期，作者在讀到《現代知識》第二卷第十二期裏儼圃青先生的〈中國文學的經濟化和淺顯化〉一文，對涉及俗文學的一段話，講述了一點看法，表明了一點對俗文學的觀點。作者認為：自從新文學史運動起來以後，我們對於文學史的觀念改變了，這種觀念的改變，關係極大。每一種文學體制的產生都是從民間開始，等到文人擺在案頭，於是漸漸的衰老死亡，當這衰

老死亡的時候，另一個新的便又從民間產生，這樣生生息息，我們才能得到一部永生的文學史。俗文學是通俗的文學，是語體的文學，是民間文學，是大眾的文學。研究俗文學的人主要告訴讀者，那朵奇異的花卉，怎樣地從野生移到暖室，同時還採集了更多的野生花蕾，拿來告訴讀者。嚴格的講，俗文學的範圍可以包括民俗學(Folklore)的全部，同時它又和廣義的藝術不能分家，並不只是限於文學作品。

〈我們應再檢討〉一文刊載於第五十一期，文章認為：俗文學至少在中國學術界是一條新的路，因為它是一條新的路，我們不曾建立起一條理論體系來，我們還不曾完成各種必要的基本工作。因此也就不應該對別人的誤會加以感情的怨懣。所謂必要的基礎工作，我在〈我們研究戲曲的方法〉一文裏簡略的論述過（見《國文》月刊第一卷第九期，頁20-23）。理論體系的建立是以目標的決定裏推衍出來的。我們俗文學者的目標應是歷史的。我們研究俗文學作家的事蹟和他們所不能跳出的時代和社會，最終幫助我們了解他們的作品之所以產生的因緣。對於這一歷史的目標，我們實有必要做一番再認識。鄭振鐸先生曾經說過文學是「史料的淵藪」，「在官書，在正史裏得不到的材料，見不出的社會現狀，我們常常可於文學的著作，像詩、曲、小說、戲劇裏得到或見到。在詩、曲、小說、戲劇裏所表現的社會情態，只有比正史、官書以及『正統派』的記錄書更為正確，真切，而且活躍。在小說、戲劇，以及詩、曲裏所表現的，不一定是枯燥的數字，不一定是無聊的事實的賬本——要在那裏去尋找什麼數字，十分之十是要失望——而是整個的社會，活潑跳動的人間。我以為，我們今日要下筆去寫一部中國歷史——一部通史，文化史，社會史，經濟史……等等，如果踢開了或拋棄了這種活潑的材料，一定要後悔不迭的。唐代史料存在於《太平廣記》和《全唐詩》裏的，準保要比《新、舊唐書》多而重要」。可以看得出來，他是特別著重於俗文學的。這裏我們必須投入廣義的歷史中去，設法把俗文學作品裏所反映的時代消息，儘量捉住去填塞歷史家有意無意地留下的空白，幫助歷史多吹幾聲鑑往知來的警號，這樣俗文學研究的學術地位才能鞏固，俗文學研究的意義才更深遠。鄭振鐸先生〈論元人所寫士子商人妓女間的三角戀愛劇〉便是最好的一個示範的著作。以及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李濤先生的〈中國戲劇中的醫生〉……都可用來說明。

〈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學〉一文刊載於第六十期，文章提供了許多史料，作者認為：「俗文學」這個名詞的提出，鄭振鐸先生是第一人，好像是在《小說月報》發表的〈敦煌俗文學〉那篇文章裏。俗文學以定期刊物的姿態出現，開始於香港的

《星島日報》，那是民國三十年的春天，由戴望舒兄主編，一直延續到了四十三期，在同年的十二月六日停辦（作者稱爲：「港字號」俗文學）。見到趙景深兄，知道中國俗文學研究會成立了，滬字號的《俗文學》周刊在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誕生不久，《通俗文學》周刊跟著就落了地。去年（民國三十六年），北平的俗文學研究者聯合起來，從七月四日開始，產生了平字號的《俗文學》周刊，由傅芸子兄負責編輯。作者認爲朱自清先生的〈歌謠裏的重疊〉（二十七期）一文，芸子兄把那篇文章故意遲發到今年的正月二日登載，頗有緣由，是「平字號」俗文學之內容放大，正是在朱先生的那篇識大體、不拘小節的文章發表以後，以前三十期爲分水嶺。在讀了朱先生的文章之後，作者認爲：所謂職業的俗文學者，毛病都是犯在搞得太窄，專門誠然不假，結果實未能在大處著眼，這也就是我們直到現在還寫不出有系統的東西的原因，寫出來的東西還只能給少數的學者專家閱讀而不能讓一般讀者去接觸的原因。因此，我們希望能有像朱先生那樣的又擅長創作，又做專門研究，注意到了普及和啓蒙運動的人多多幫助和支持。讀者可以看得出來「平字號」俗文學的範圍比較廣泛些，除了做爲骨幹的戲曲小說之外，我們還顧及到俗曲、故事、變文、諺語、笑話、寶卷、皮簧和鄉土戲等等。這篇文章爲我們提供了較多的俗文學研究和俗文學發展史的研究史料，很值得珍視。

吳曉鈴先生有關戲曲研究的文章；如：〈《今樂考證》與《今樂府選》撰集的年代初考〉（上、下）一文刊載於第二十一、二十二期，文章查檢了多種資料，對馬幼漁先生、錢南揚先生、鄭振鐸先生、趙斐雲先生、趙景深先生等有關論述進行了引證、綜述，考證得出鎮海姚梅伯的《今樂府選》的輯成約在他四十七歲時，而《今樂考證》約在他四十七至五十八歲這十二年之間。

〈《青樓集》作者姓氏考辨—元劇雜考之一〉一文刊載於第三十五期。文章認爲：《青樓集》對於研究中國戲曲史的人應多加注意，這裏面保存了許多元代演劇的活材料，蘊藏著不少尙待論證的問題。《青樓集》的作者經查引資料，論證認爲應是夏庭芝（夏伯和）。

〈〈六十種曲纂刻人質疑〉質疑〉一文刊載於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期，作者對《俗文學》周刊第三十二、三十三期連載的蔡五石先生〈六十種曲纂刻人質疑〉一文提出質疑，引證指出蔡氏文章對這書當初所刻在六十種以上和該書應該是奎璧齋的陳大來或是陳大來的子孫的結論，論證不足。

〈王和卿及其幽默作品〉一文刊載於第五十六期，作者論及王和卿的生平事蹟

不詳，天一閣舊藏明藍格鈔本《錄鬼簿》卷上在「前輩名公樂章傳於世者」部分中把「王和卿學士」列在第五。明孟稱舜刊本《錄鬼簿》卻作「王和卿散人」。可惜他的生平事蹟不詳，僅僅陶宗儀在《輟耕錄》中記載他和關漢卿相互譏諷的一段故事。或云名鼎，和卿是他的字，里居有的說大名，有的說是大都，沒有確實材料暫不作論斷。我們知道鍾醜齋〈錄鬼簿序〉是在元至順元年(1330)寫的，所謂「前輩名公」由他看來不單諸公譽望甚隆，就是時代也相去較遠，依常理推知，大約死在大德五年(1300)之前，是十三世紀時候的人。論及他的散曲，總括王氏作品的四個特點：第一個是專為小令；第二個是善於詠物；第三個是鍊詞幽默；第四個是題材新穎；這四個特點使他在同時代的作家中得以崛起不群，並引作品分析。

〈《新刻今古傳奇》——念瞿室所藏珍本戲曲小說題記〉一文刊載於第五十八期，文章就所見作了敘述，《新刻今古傳奇》一作《古今傳奇》，清康熙十四年乙卯坊刻本。全書應該有十四卷，這是個殘本，僅僅保存了三卷，那是《新鍍盧夢仙傳奇》卷一，十九頁；《新刊宗二娘傳奇卷之二》，十三頁和《新刻申屠娘傳奇》卷三，九頁，加上前面序文二頁和目次一頁，總共四十四頁。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八字。竹紙，「金鑲玉」，二冊一函。並列出全書目次，簡述故事內容，考證出處。

此外還有：〈說「三十六髻」——古劇雜考一〉（上、下）一文刊載於第二十九、三十期，〈跋胡適之先生所藏抄本救母記曲本〉一文刊載於第六十四期，〈現存六十種曲初印本小記〉（上、下）一文刊載於第七十、七十一期等等。

〈關於俗講考也說幾句話——就正於向覺明先生〉一文刊載於第一、十一期，就向覺明先生〈唐代俗講考〉（《文史雜誌》第三卷第九、十期合刊）一文，《大公報——圖書周刊》第六、十五、十八、二十一期，周一良〈讀〈唐代俗講考〉〉第六期、〈關於俗講考再說幾句話〉第二十一期，關德棟〈讀〈唐代俗講考〉的商榷〉第十五期、〈略說「變」字的來源〉（《大晚報》的《通俗文學》周刊第二十五期），向覺明〈補說唐代俗講二三事兼答周一良、關德棟兩先生〉第十八期、〈關於俗講考再說幾句話附記〉第二十一期以及施蟄存的文章（見向達先生文章提供），討論的關於唐代俗講的問題，作者從釋「角」、釋「變」等方面，闡述了一點意見。此外吳曉鈴先生還以「嘿齋」為筆名寫的幾篇書評，〈書評：《全元曲》〉刊載於第五十九期、〈書評：《雲南民間傳說》〉刊載於第六十七期、〈書評：《小說與戲劇》〉刊載於第六十九期、〈書評：《曲學入門》〉刊載於第七十三期。

鄭 騫：

〈明刻本《南北宋傳》〉一文刊載於第七、八期，論述所藏殘本《明刻本南北宋傳》存卷四至七，原題《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南北宋題評》，無作者及刻印者姓名，上圖下文，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審其刻工字體，是嘉靖萬曆間刊本。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未著錄。此書體制與明代其他講史小說相同，每卷卷首注明某年事實，其下分則，每則二目。文章移錄四卷，藉窺全豹。

〈辨今本《東牆記》非白樸作〉一文刊載於第十四、十五期，論及《錄鬼簿》在白樸（仁甫）名下著錄有《董秀花月東牆記》，這本雜劇亡佚了很多年，李玄玉《北詞廣正譜》第十六帙僅引用越調【鬥鶻鶻】、【東原樂】、【綿搭絮】三曲，趙景深先生據以收入《元人雜劇輯逸》。商務印書館根據脈望館鈔校本孤本元明雜劇出版以來，此劇全部顯於世，元劇四大家之一的仁甫，又多了種作品。但看過全戲之後，感覺現存的這個本子名目雖與《錄鬼簿》中名目相同，卻不像仁甫原作，提出兩條理由：一，套襲王實甫《西廂記》和鄭德輝的《傷梅香》的曲目很多，情節關目也有許多類似之處。二，二人雜劇四折，向例由一人獨唱，此劇時而生（馬彬）唱，時而且（秀英）唱。由此可以斷定今本《東牆記》是西廂盛行，而且是北雜劇受南戲影響改變以後的作品，其時代在元、明之間。文章同時將《東牆記》抄襲舊文的地方擇錄出。

〈打董達與打韓通〉（上、下）一文刊載於第十九、二十期，文章論述《明本南北宋傳》存殘帙卷四至卷七。即卷四第一則起所記打董達事，只有後半，與雜劇情節大致相同。所異者劇云：「董達追至店中，初向柴榮索錢，繼以口角，終乃盡碎其傘而群毆柴榮，趙鄭尋至，即於店中打死董達。」小說則云：「柴榮走入後園躲，董達覓柴不得，乃碎車奪傘而去，趙鄭追及於路斃之。」雜劇云：「董達之黨有單潮虎宋義，歪蹄虎曹智。小說無宋、曹之名，單一夥強人概括之。」雜劇有打死董太公事，小說無之。雜劇云：「柴等三人同至郭彥威處為將。」小說則云：「匡胤自往關西五路，鄭恩伴送柴榮至郭處，郭欲收用之，鄭辭不就，仍往關西尋趙。」就以上四點觀之，知小說所載乃傳說原型，雜劇則敷衍增飾而成，以求演來火熾。雜劇、小說敘打董達事，大同小異。打韓通事南北宋傳亦有記載，與雜劇歧異之處甚多。現分別述之，亦足考見此一故事演變之跡。綜觀雜劇小說所敘此事，異多同少，不似打董達事僅有詳略之分。考以史傳證之，則小說所記載為近實。

〈吳瞿安的絕筆〉刊載於第五十三期，文章對近代曲學大師吳瞿安（吳梅）先生校訂他的弟子盧冀野所作《楚風列傳奇》題了一支羽調「四季花」，認為這是吳先生生前最後一支曲子，而又是最好的一支曲子。這支曲子僅見盧冀野所編的《吳瞿安先生年譜》，附載於四川印本吳先生遺作《南北詞簡譜》卷首，此書也較罕見。文章全文引這一支「四季花」，並與《南詞新譜》上所收的羽調「四季花」一曲比較。此曲無論是否懂得曲子的人，讀了這支「四季花」，都會感到其音節之特別鏗鏘諧婉，的確把曲子的音樂美發揚盡致，與譜上所收古作完全相等，分析起來，有兩個原故：一是去上聲的分配，一是雙聲字的運用。這首「四季花」曲錄如下：法曲繼長平，把賢藩事，嬌兒怨，又譜秋聲。淒清。前朝夢野影空淚零，如今武昌多血腥。舊山川，新甲兵。亂離夫婦，誰知姓名，安能對此都寫生。苦雨春鶯，正是不堪重聽。倒惹得茶醒酒醒，花醒月醒人醒。

傅惜華：

傅惜華先生的文章大多是有關曲藝方面的論述，如：有關子弟書方面的〈明代戲曲與子弟書〉一文刊載於第一至四期，文章論述：北京俗曲中「子弟書」創始於清代乾隆年間，此種民間歌曲，七字為句，間以襯字，篇章短者不分回，長者數回，以至二十餘回，每回均有二字標名，如明清傳奇之句目然。每回冠以七言詩，一首或兩首，謂之「詩篇」，俗稱「頭行」。每二句叶韻，回限一韻，不可逾越。其所用韻目即北方戲曲通用之「十三轍」。此種體制，實淵源唐代之「變文」，宋、元之「彈詞」也。清人震鈞《天咫偶聞》卷七云：「舊日鼓詞，有所謂子弟書者，實創於八旗子弟。其詞雅馴，其聲和緩，有東城調，西城調之分。西韻尤緩而低，一韻縈良久。」《燕京歲時記》亦謂「子弟書，音調沈穆，詞亦高雅」。在北平俗曲中，最為難工，且以詞節高雅之故，至近三十年來，舊京藝人，已無擅者，殆成絕聲。此種民間詞曲之價值，蓋其詞曲，通俗易曉，寫情則敬人性沁人心脾，寫景則在耳目，述事則如其口，誠能達於文學上所具之真、善、美三種原則，故余當謂清代俗曲中之「子弟書」與「岔曲」，洵為舊京「俗文學」之代表作品。「子弟書」所述故事，題材來源，有根據明清兩代通俗小說，或採取前人雜劇傳奇之故事，也有取材於舊京當日社會，風土人情。此種俗曲，取材範圍如此廣大，故其中包含之戲曲、小說衍變史料，與社會民俗資料，極為豐富可貴。作者將自己碧藻館所藏子弟書曲本中，取材於明代《琵琶記》、《千金記》、《金丸記》、《還魂

記》、《南西廂》、《焚香記》、《水滸記》、《金雀記》等傳奇的作品作了較詳的敘錄。

〈《聊齋誌異》與子弟書〉（上、中、下）一文刊載於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一期，文章論述：清代小說相當六朝志怪和唐人傳奇的當屬蒲松齡所著《聊齋誌異》，王漁洋、紀曉嵐、俞曲園輩，均相當激賞。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敘述「《聊齋誌異》雖亦如當時同類之書，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曲，敘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改弦，別敘奇人異行，出於幻域頓入人間；偶述所聞，亦多簡述，故讀者耳目，為之一新」。蒲氏此作，膾炙人口，傳播廣泛，特別對其後戲劇及俗曲方面，取材《聊齋誌異》者頗豐富，影響巨大，舉不勝舉。作者認為俗曲方面則以「子弟書」為多。並將自己所藏的若干種「子弟書」中衍述《聊齋誌異》故事的曲本加以敘錄，供參考。

〈明清兩代北方之俗曲總集〉一文刊載於第六至十七、十九至二十一、二十三至二十六期，共連載十九期。文章論述：作者近二十年來，治理戲曲之暇，在俗曲方面研討甚感興趣，對中國各地方俗曲唱本，盡力蒐集，無論曲調類別，時代早晚，鐫刻鈔寫，排印等本，全部收之。現檢取個人所藏明、清兩代俗曲總集，先將流行區域屬於北方的二十種，解題以成此篇，並附內容以供參考。

傅惜華先生在曲藝其它曲種研究方面，也較早的作了系統論述；如：〈「快書」概說〉刊載於第五期、〈「梨花大鼓」概說〉刊載於第三十五期、〈「西河大鼓」概說〉刊載於第三十八期、〈「墜子」概說〉刊載於第四十四期、〈「梅花大鼓」〉刊載於第四十五、四十六期、〈「蓮花落」概說〉刊載於第五十四、五十五期、〈「京音大鼓」概說〉刊載於第七十期等，這些文章，作者均從釋名、起源、組成、歌法、曲本、樂調、贅語等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觀點，加以較詳細的敘述。這些都是較早研究曲藝史的文章，至今仍有參考價值。此外還有：〈辨「番合釧」鼓詞非明人作〉一文刊載於第三十七期、〈「番合釧」鼓詞之集唱本名目〉（上、下）一文刊載於第三十九、四十期、〈《捧腹編》——古笑話與俳諧文總集之一〉一文刊載於第三十三期、〈端陽節之小曲〉一文刊載於第五十期。〈傅芸子俗文學論著要目〉一文刊載於第七十四期，比較全面、詳細的總結了傅芸子先生俗文學研究成就，為研究者提供了所需的參考資料。

趙萬里：

〈金元素事蹟考〉一文刊載於第五期，文章論述：金元素的名字在戲曲史裏較生疏，對賈仲明《錄鬼簿》提到的記載，引用資料，加以考證。

葉德均：

〈凌濛初事蹟繫年〉一文刊載於第四至七、九期，文章蒐集了大量資料，對凌濛初事蹟作了詳盡的引證，給研究凌濛初的生平，提供了相當確切的資料，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金仁杰東窗事犯》非小說〉一文刊載於第十九期，作者論述：元代戲曲作家金仁杰的作品，據《錄鬼簿》所載有《蔡琰還朝》、《秦太師東窗事犯》、《周公旦抱子設朝》、《蕭何月夜追韓信》、《長孫皇后鼎鑊諫》、《玉津園韓太師》、《蘇東坡夜宴西湖夢雜劇》七種。但明、清人的雜記卻說還有《東窗事犯小說》。明朗瑛《七修類稿》、清褚人穫《堅瓠甲集》材料引證，有所抄錄。褚氏徵引原書頗多改易文字之處，《堅瓠甲集》是第二手資料，固不足信。郎瑛《七修類稿》也同樣的不可靠。郎瑛是明代萬曆間人，成書也是萬曆中，去元代已遠，所說未必有堅實證據，而他自己也明說：「東府小說，不能記憶矣。」可見著書時單憑著「嘗見」的記憶，並未打開書本比勘，更難保沒有錯誤。近人也有誤信他的話，馮沅君先生《古戲說匯》中〈古劇四考跋〉說：「這一證啓示我們……作劇的人可以有時也作小說，如金仁杰（注釋說見：郎瑛《七修類稿》）。」引文證明，依據郎瑛的話卻有訂正的必要。

〈釋「常賣」〉一文刊載於第五十四期，文章引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技藝」條記崇寧、大觀間東京瓦市講史人的技藝說「霍四研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又卷六「元宵」條下有「尹常賣五代史」。說三分是講「三國志」平話，五代史是講「五代史」的平話——這兩種都屬講史的一家，霍四研和尹常賣是講史的兩個「說話人」。鄭振鐸先生《宋金元諸宮調考》中說「尹常的『五代史』今絕不可見」。趙景深先生〈南宋說話人四家〉一文，列出說三分——霍四研；賣五代史——尹常；講史。這兩篇文章誤將「尹常」二字當作人名。文章引北宋蔡條於南宋初著《鐵圍山叢談》卷一；南宋龔明之的《中吳紀聞》卷六「朱氏盛衰」條；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七；朱國禎《湧幢小品》等，加以論證人名應為尹常賣。

劉修業：

〈考《花草粹編》和吳承恩的關係〉一文刊載於第二十期，作者根據吳承恩的《射陽先生存稿》寫了一部《吳承恩事蹟交遊考證》，在論吳承恩著作的一章，討論他的《花草新編》和陳耀文所著的《花草粹編》是同一部書的可能。大概是陳耀文根據吳承恩的選本，稍稍增刪了一下，便刻成了現在的《花草粹編》。從《射陽先生存稿》卷二《花草新編》自序與陳耀文的《花草粹編》自序對比，比較兩篇序文的異同，陳序雖增添了一些掌故，但也是用吳序作底稿，猶極為明顯。再研究陳耀文所增添的他自己的幾個事蹟；然後看他們兩個序的義例，猜想陳氏是用吳氏稿來改編的，大概是不會錯的。可是今本保存原稿多少，因為吳氏原稿不可見，我們無從推測。

隋樹森：

〈校讀小山散曲雜記〉一文刊載於第五十二期，本文第一部分就任仲敏先生曾兩度整理小山散曲，出版了元人散曲三種本《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上海中原書局出版）；散曲叢刊本《小本樂府》（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在這兩書中同把影元刊鈔本《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中失收的曲子又都作了輯錄。但是他兩次都誤輯了張養浩的四支金字經，即是在任本《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下卷二十八頁，《小山樂府》補集四頁的《天上皇華使》、《屈指舊來後》、《累次徵書下》、《說著功名事》四曲。並引張養浩《雲莊樂府》，說明曲中所言事實和所表現的思想，足以證實這四支曲子為雲莊作。第二部分《張小山北曲聯樂府》與「風入松」。作者引所見虞山周氏鵠峰草堂的影印元刊本《張小山北曲聯樂府》與任本對照，認為任氏將「風入松」分列為兩首是不錯的，而附注卻不應有，因為抄本中間之空格有時即示此下為又一首也。第三部分《張小山北曲聯樂府》中所補的「齊天樂」，引鵠峰草堂影印元刊鈔本《張小山北曲聯樂府》，同時引元刊《梨園按試樂府新聲》一首「齊天樂帶過紅衫兒」，題作「隱居」見於卷下頁六，未注撰人。

關德棟：

〈「滿漢兼」的子弟書〉一文刊載於第十期，引證滿語漢語混合寫成的「滿漢兼」子弟書的情況，及所見著錄，寫作時代，並將《螃蟹段兒》一曲的詩篇抄錄，

供參考。

〈《升官圖》——記滿漢兼子弟書之一〉一文刊載於第五十九期，文章介紹說：滿漢兼子弟書《升官圖》一卷，舊抄本，四頁半（九面），七十二句，未題撰人。傅惜華先生碧蘊館藏書，傅氏《子弟書總目》著錄。這種滿語漢語混合寫成的子弟書，遺存於今日的只有三種，《吃螃蟹》、《螃蟹段兒》（全文見《文史雜誌》六卷一期），這兩種實為同一故事內容，不同本子而已。《升官圖》的故事內容，由《子弟書目錄》的著錄可以大體略知，其取材於《水滸》或《金瓶梅》小說中西門慶與潘金蓮在王婆家中初次幽會的情節，字句間極其猥褻，故它的性質注「春」。內容上雖無可取之處，但在寫作手法上一句中有漢語和滿語同時用，並把一些官職的名稱插在中間，而這些官職名稱又恰好有它的音同義異的字，由此而使句子產生恰當而有趣的意義。正因為這曲子裏包含許多官職名稱的緣故，也許是「升官圖」名稱的來源。這種寫作技法，與其它兩種滿漢兼子弟書寫法獨特，就全漢語寫成的子弟書似乎也並不多見。文章並移錄它的「詩篇」。

賈天慈：

〈子弟書作者鶴侶氏考〉一文刊載於第十七期，本文論述北平俗曲子弟書，素為有清八旗子弟之所擅長，其結構、內容、文字技巧均臻上乘，元曲以外無與倫比者。惟俗曲向視為小道，其作者亦鮮有著錄。近人根據曲文加以研究整理，始於曲文詩篇中或結尾處，發現作者自道名號，始知作者。據現存鶴侶氏作品及有關資料，事實推考，則知鶴侶乃清室之別署，曾充侍衛六年，故熟習個中情形，退休之後始撰著成書。此鶴侶亦即《侍衛論》等十二種子弟書作者。這是一篇較早論及子弟書作者問題的文章。

傅芸子：

〈《燕居筆記》裏的明人傳奇文——讀稗新札之一〉一文刊載於第十六期，文章介紹明萬曆時代的書坊一時流行的刻書版式，多喜作兩段式的、三段式的，戲曲選集如《詞林一枝》、《玉谷新簧》、《萬曲明春》；通俗類書如《國色天香》、《萬錦情林》、《燕居筆記》，這幾種刊本都是這樣型式，可惜傳本也都是罕見的。明人所刻的通俗類書的特點，除了雜採諸體小說外，還選載詩、詞、歌、賦，古今尺牘，詩話笑林等等文字，意在雅俗共賞，兼俾實用。當時最風行的大概是

《燕居筆記》，因為現在傳世的竟有三四種版本之多，大型的、小型的都有，可見是一種最流行的通俗類書。孫子書（孫楷第）先生曾見過兩種明刊本，第一種是《重刻增補燕居筆記》十卷，大型的，明季刊本，金陵書林李澄源刻，編撰的人是何大掄。第二種是《增補批點圖像燕居筆記》十三卷，小型的，明季刊本，附圖甚精，馮猶龍增編，書林余公仁批補。這兩種以巾箱本的《燕居筆記》所收傳奇文與話本兩體小說，最為豐富。作者還見過一種時代或者較早的《新刻增補全像燕居筆記》若干卷，大型，文中附圖，林近鳴增補，書林余泗泉刻的。這三種書都標有「重刻增補」或者「新刻增補」。可惜原本迄今尚未發現，不能知道其最初面目。《燕居筆記》裏所收的小說，分爲一類傳奇文，一類評話。明人所寫的流行體裁的傳奇文，據作者知，大半出於《剪燈新話》、《餘話》以及夕川老人的《花影集》三書，並列出。

〈隱喻的諺語和風人體詩——明代兩種諺語輯錄珍籍的介紹〉（上、下）一文刊載於第五十二、五十三期，文章論述說：諺語所表現的不是失了意義的遺留物，而是述者實際的觀念，是他們實際的生活哲學或行爲的原則。而某一民族的或國民的特點也常常表現在它的裏面。日常所用的諺語可分爲兩種，一種是語意雙關，藉上釋下的，還有一種便是但取音同，不論字異的。諺語在我國向來不爲人們所注意，採集和研究的工作就更難得有人致力了。像清代乾隆初間的翟灝，他卻獨具卓見，已經注意到諺語的價值，並且認爲諺語具有風人體詩的遺風。文章引《通俗編》卷三八風人條「六朝〈東府〉、〈子夜讀曲〉等歌，語多雙關借意，唐人謂之『風人體』，以本風俗亡言也」。風人體本是雜體詩的一種，六朝的民歌大都屬於這類。同時列舉數例。明代是我國通俗類書刊刻的最盛的時期，這種明人常用的諺語的價值卻早被那時的書賈所注意，而輯錄刊刻在流行的戲曲選集或通俗類書裏面，只可惜這些書籍多半是傳本很少，現已成爲珍籍善本了。作者曾蒐集明代的語言資料多種，其中《萬曲明春》（戲曲選集）明萬曆刊本，程萬里選；《博聞勝覽》明刊本，兩種書裏面，輯錄當時社會通行的「江湖方言」、「江湖俏語」共一千二百多條，這是明代諺語輯錄最豐富的兩書。所謂「江湖方言」是南北特殊社會隱語，「江湖俏語」是一般社會諺語。這自然是研究明代社會語言的好資料。並按隱語類的兩種，擇要引文介紹。

傅芸子先生的文章雖然不多，但給人們提供了較多的俗文學史料，如：〈《文史雜誌——俗文學專號》〉一文刊載於第三十八期，詳細介紹顧頡剛先生主編的

《文史雜誌》（於民國三十年〔1941〕創刊於重慶）。《文史雜誌》的《俗文學專號》是第六卷第一期民國三十六年（1947）三月一日出版，此專號收集俗文學專家文章十三篇。包括：錢南揚的〈跋匯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馮沅君的〈史弘肇〉、傅惜華的〈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戲曲〉、趙景深的〈詞統與明曲家詞〉、嚴敦易的〈名恂齋傳奇四種〉、凌景埏的〈說套曲之成立〉、方詩銘的〈三夢記辨僞〉、隋樹森譯青木正兒著的〈小說西湖王塔與雷峰塔〉、葉德均的〈《聊齋誌異》集外遺文考〉、吳曉鈴的〈跋戰東川總本〉、關德棟的〈記滿漢語混合的子弟書——《螃蟹段兒》〉。作者認為錢南揚〈跋匯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葉德均〈《聊齋誌異》集外遺文考〉、關德棟〈記滿漢語混合的子弟書——《螃蟹段兒》〉三篇尤為有價值。另外還寫了〈《「文藝復興」中國文學研究號》〉一文刊載於第六十六期，較詳細介紹《中國文學研究號》專刊。

〈王伯良別毛允遂詩〉一文刊載於第三十九期，介紹所見《王伯良曲律》一書。原書毛允遂為王氏所刻，有天啓刊本四卷，極為罕見。惟原刻本卷末毛允遂跋文之後，尚附王伯良別毛允遂七律詩一首，並移錄，詩末有毛附注。又原刻本王詩之後，尚有毛之〈哭王伯良先生詩〉十三首，亦為今通行本所無。

〈幾種罕見的明人戲曲〉一文刊載於第四十三、四十四期，介紹了《五桂記》、《金盆記》、《調弓記》、《賣水記》、《木梳記》、《藏珠記》、《招關記》、《嫖院記》、《陽春記》、《雙節記》、《六惡記》、《金箭記》、《五關記》、《鯉魚記》等，認為這幾種戲曲確是罕見的作品。在《詞林一枝》、《八能奏錦》、《玉谷新簧》、《摘錦奇音》、《萬曲明春》、《樂府菁華》、《徽池雅調》、《堯天樂》、《賽徵歌集》等幾種明刊戲曲選集裏可以說是重要資料。並對這幾種戲文的作者分別詳考它的正誤，確知多是明清人未經著錄的罕見作品，可以一補王氏《曲錄》、姚氏《今樂考證》等書的闕逸。

杜穎陶（綠依）：

杜穎陶先生的文章比較多，共刊載三十一期，所涉及內容小說、戲曲、曲藝、寶卷、音韻多方面。如：〈萬花堂——通俗故事掇拾之一〉一文刊載於第九期，作者訪陳墨香先生，偶見書堆裏有一本《萬花堂彈詞》，舊鈔本，年代約乾嘉左右，其中所演，從內容看則和演出本又頗不同，不會是三國演義盛行以後的作品。疑其前身係元關漢卿所作雜劇《萬花堂》一種《孫太守錯疑三虎將，徐夫人雪恨萬花

堂》（原本不存片段選錄）。

〈《玲瓏塔》與《百山圖》〉一文刊載於第五十三期，文章論述《玲瓏塔》是鼓曲裏的一個著名小段，內容是數說塔的級數兼及每級的內容景象，西河大鼓常演唱。《百山圖》是小口大鼓（京音大鼓）裏的一個小段，內容是數說全國名山及有關該山的名人古蹟。這種段子的編造，其用意何在？文章認為其真正來源，源於經贊。這種經既不是佛經，也不是道經，乃是三教合一的一種通俗教的經典。其經典是世俗所流行的寶卷。在寶卷中常常見有贊塔的文字，遂引《銷釋科意正宗寶卷·看寶塔威風品》第二十二來說明。鼓詞源出於寶卷，鼓詞中的小段當然與寶卷有著極深的關係，斷言《玲瓏塔》曲是塔贊的擴大。《百山圖》的情形，也類似。數山，是和碧霞元君有關的。碧霞元君亦稱天仙聖母。引《天仙聖母源流泰山寶卷》玉帝敕封天仙聖母碧霞元君，在其望山時的一段話，據此以觀《百山圖》，由此說明《百山圖》能不能從此蛻化而出的嗎？

〈山歌〉一文刊載於第二十六期，曲戲本裏通常插入一兩支山歌，像《千金記》的「跌霸」、《虎囊彈》的「山門」都是比較通見的例子。山歌的形式，大抵是七言四句，有類乎唐詩的七絕，雖然句中多雜吳語，猛看去似乎像是長短句之屬，但如果把其中的吳語化掉，立刻可以明顯地看出七絕的窠臼。這種山歌唱起來的時候，也一定要用吳音來唱。由此看來，所謂山歌似乎是吳地的特產，並且在吳音區域裏，是其有獨立的格調和廣大的領域的。民國二十三年（1934）汪雲蓀先生得到明馮夢龍所編的《童痴二弄山歌》十卷，由朱瑞軒先生排印於世，這書裏收山歌三百四十五首之多。又據此排印本前鄭振鋒先生序文，提到他所收藏的浮白山人七種，如《萬錦清音》裏，也都選有山歌。可見山歌在明末是盛極一時。山歌的起源，今尚無可詳考，在戲曲中所引用的山歌，往往其詞即是唐人〈柳枝竹〉一類的作品，《千金記》「跌霸」可以說明。劉禹錫〈集竹枝序〉中所謂吳聲，作者引用宋釋文瑩《湘山野錄》來說明，很可能即指山歌而言。從馮夢龍所編《山歌》第十卷所收，全是桐城時興歌，由此證明山歌的流行，似不限於吳越兩地，皖中也很盛行，引《東坡志林》卷二。而《水滸傳》所描寫如果是事實，在吳用智取生辰綱一回中，即北方也曾有山歌流行，這樣看來山歌流行的區域如此之廣。

〈《薛家將》故事的演變〉（上、中、下）一文刊載於第五十、五十一、五十二期，本文論述通俗故事，往往一事具有好幾種形態，原因或是由於經過輾轉相傳，發生變化，或由於採用戲曲小說材料時，經過作者加以修飾增減。但也有經過

一個相當時期之後，幾種不同形態又被組合爲一，可以牽合得天衣無縫，也可以牽合得草率，不免生出前言不答後語的情形。像薛家將的故事，便是大家熟悉的一個。薛仁貴故事的基本形態，見《舊唐書·薛仁貴傳》。僅從所見資料，元曲中敘述薛仁貴故事的只有張國賓的《薛仁貴衣錦還鄉》和無名氏的《摩利支飛刀對箭》兩種曲，這兩種元曲薛仁貴的故事已較本傳所述增添出不少枝葉，並且有些地方與本傳相反。遂列舉出添枝葉的地方一條，列舉出與原本實事相反的地方兩條。而後，明無名氏的《天門隱秀》雜劇又多添加出枝節來；進而到《白袍記》傳奇，故事的內容便漸漸走入征東小說所行的軌道了。《白袍記》引鄭振鐸講有明富春堂刻本，題《新刻初像音注薛仁貴跨海征東白袍記》，以東征小說所寫薛家故事和元、明三種雜劇及《白袍記》傳奇比較，並沒有什麼顯著的變異，都是枝葉的變化。東征小說可以說是繼承了元、明戲曲故事而來的。文章論述：征西故事的產生，主要源於薛丁山的出現。而征東故事與征西故事並不銜接，推測或許反和樊家莊故事不無相關。引錄樊金定哭城故事，此本各種戲劇雖皆盛演，但都是缺首無尾，僅存一個中段，有的或多薛景山闖營報號一節，至於來源無人問起。偶然得一部《三皇劍傳奇》，恰好敷衍了這段故事，但僅存第一、第三兩卷，每卷各十二齣。應有四卷四十八齣。引錄《三皇劍傳奇》第一類關目，第三卷關目。引證論述故事情節關係，人物之間相互關係，認爲征西故事即是《三皇劍傳奇》演變而出，主要人物的關係可對應。

〈關於薛丁山征西的故事〉一文刊載於第五十四期，作者對於《俗文學》第五十、五十一、五十二期〈《薛家將》故事的演變〉一文，丁山征西故事部分，猶有未盡，補敘說明。引明人有《金貂記傳奇》一種，爲演薛丁山故事最早的作品，略述情節。今本征西的故事雖與金貂故事頗有出入，但主要故事格架不能不認爲是由金貂故事而來的。《金貂記傳奇》作者不詳，引明萬曆元年刊本《詞林一枝》、《金貂記》第末齣尾聲「此奇編，重補訂」。則在《金貂記》以前，已有此故事譜入戲曲的舊本行世。這故事的出現，當遠在明中葉以前。三皇劍故事中許多地方沿用著《金貂記》故事的關鍵，如保持丁山的存在。以《金貂記》故事與三皇劍故事相比較，三皇劍中情節，固不乏特出的精彩之點，但通體看來，究不若《金貂記》故事嚴整，反而被《金貂記》故事所吞併而化入，說明《金貂記》故事發生在三皇劍故事之前，遂對征西故事中人物進行了分析。

〈施世綸與唐三藏——通俗小說危談之一〉一文刊載於第六十期，作者通過對

近代武小說《施公案》與《西遊記》比較對照來看，《施公案》的編制，無疑是把《西遊記》的關目，綜合到公案裏面而成。《施公案》中的施世綸儼然便是《西遊記》中的唐三藏，其它人物也相似有對應。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高鶚之外至少還有一個人〉一文刊載於第五十六期，文章對《紅樓夢》的作者，提出了曹雪芹、高鶚之外至少還有一個人，即曹雪芹之說不發生動搖，至少有一個人曾經動過筆。論及《紅樓夢》中所說的京都似影射北京而言，引在第一回至第三回中字段則不然，這種自相矛盾的情形，如果出於一人之手，斷乎不應該有的。依作者想《紅樓夢》前八十回，從原作到今見本，至少是曾經有一次改編，是改編者失於周密而遺留下的痕跡呢？還是曹、高之外還有第三個人呢？

〈近代武俠小說的起源〉一文刊載於第五十八期，文章論述：近代武俠小說的起始，大約是在乾隆的末葉，而醞釀的時期，當在康熙、雍正兩朝，引證從三個方面加以論述。其後〈以黃天霸為中心推測近代武俠小說的背景〉一文刊載於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期，又以黃天霸為體材，引用較多而豐富的材料，對有關近世武俠小說作了進一步的論述。

〈關於「舊劇中的幾個音韻問題」——敬答羅莘田（羅常培）先生〉（上、下）一文刊載於第六十七、六十八期，文章就戲劇中的音韻問題，談了一點看法，以答羅常培先生。在刊載於第六十九期〈尖團字和上口字——關於「舊劇中的幾個音韻問題之二」〉一文中，又作了進一步的闡述。

〈二黃的起源及其和「宜黃」、「四平」的關係〉刊載於第五十七期，文章從論述「二黃」命名的由來，世俗相傳，皆以為是起源湖北黃岡、黃坡兩地，其說源於張祥河《關隴輿中偶憶編》「戲曲上黃調，始自湖北，謂黃岡、黃坡二縣」。作者對此持懷疑態度，所持的觀點，卻是基於戲曲音韻方面的現象出發，引證材料論述，遂引出「宜黃」與「四平」的關係來說明「二黃」的起源。

〈《脫空寶卷》考〉（上、下）一文刊載於第三十一、三十二期，文章論述民國二十五年，作者在中國戲曲音樂院圖書館任職時，在整理收進的俗曲舊鈔本，翻檢一本《孟姜女長城寶卷》抄本時，發現這本書的封面和封底，是經過一次重訂的。而重訂時則是取其他一種書的皮子翻轉過來而利用的，於是把訂線剪斷取下書皮，重又為之翻轉，這樣一來，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奇蹟，原來這兩張皮，卻是另外一種寶卷的封面和首頁，封面上題著這部寶卷的名稱《脫空寶卷》，首頁上則是上

卷各品的目錄。《脫空寶卷》查遍各家記錄寶卷名目的目錄，全然不見有此名稱，只有相似的幾個名目，如：《銷釋真空寶卷》、《銷釋印空寶卷》、《銷釋印空實際寶卷》、《銷釋真空掃心寶卷》而已。那麼所謂「脫空」是不是可以認為和「印空」、「真空」屬於一類的名詞呢？恐怕是不可能的，因為所謂「印空」是指「印空菩薩」而言，「真空」是指「真空老祖」及「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的某種教義而言，至於脫空卻不見於這一類的各種教義之中。但是在俗語裏，卻有這樣一個名詞，其意義是「虛偽」和「謊詐」，遂引《十國春秋》云，郭忠恕責馮道曰：「令公累朝大臣，誠信著天下，今一旦反做脫空漢乎？」據此「脫空」一詞，在五代時候已然很為流行，宋、元以來，尤為習用。又引宋王明清《揮塵錄》、王實甫《西廂記》第二本崔鶯鶯夜聽琴折中東原樂一曲、《綴白裘》第十一集卷四等都可看出「脫空」的涵義。但又引宋周密的《齊東野語》中有一段話，其中所云「脫空經」，是一句虛話呢？還是真有其經呢？假使真有其經，則既可為經，亦何嘗不可為寶卷？然在寶卷裏也稱之為經，引《銷釋科意正示寶卷》來說明。所謂「經」和「寶卷」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分別，經即寶卷，寶卷即經，充其量寶卷不過是經的類乎調侃之稱而已。據以推論，則「脫空寶卷」當然也可稱為「脫空經」了。至於這本「脫空經」是否即是上引宋時《蜀妓詞》中所提到的「脫空經」呢？引《脫空寶卷》殘頁所載的上卷品目，敘僅存五品半的名稱：四大山祖師登壇說法品第一；光州城大賢降生品第二；無蹤村訪友品第三；棄家求道品第四；過口河品第五；途逢……。據以上這一點材料，使我們得到一個引證的途徑。接著文章下部分，引《脫空傳》（首頁題《新刻秘本脫空傳》二卷，共凡十八回。）、《脫空子弟書》兩回，題云《新編脫空祖師全段》等內容，和脫空寶卷殘目相參證比較，進一步說明《脫空寶卷》內容。

此外還有：〈說「看官」〉一文刊載於第七十三期、〈別具風格的藥性巧合記戲文〉一文刊載於第二十八期、〈北宋元宵景事與戲曲調名之關係〉一文刊載於第三十四期、〈「踏搖娘」究竟是什麼？〉（上、下）一文刊載於第三十六、三十七期、〈說「倒刺」〉一文刊載於第四十期、〈三鄉題〉一文刊載於第四十三期、〈莊周的故事〉（上、下）一文刊載於第四十六、四十七期等。

沈寶基：

〈法譯《莊子的故事》與服爾德〉（上、下）一文刊載於第二十七、二十八期，文章介紹法國唐脫爾哥爾 (Dentrecalles) 譯的《莊子的故事》（明人《警世通言》裏《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的一回），對法國大思想家服爾德 (Voltaire) 的《柴提格》(jadig) 故事的影響，通過比較評介這兩個故事之間的異同，指出這是受中國小說戲曲影響最明顯的作品，說明十八、十九世紀中國俗文學對於法國文學頗有深刻影響。另外一篇是〈談歌謠中的晦澀成分〉(1-4) 刊於第六十二至六十五期。

李辰冬：

〈《小說林》小說的片貌〉一文刊載於第四十四至五十期，文章介紹小說林社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小說至少九十九種以上。並將其中所見九十種，從書名、著者、譯者、出版時間、冊數及部分內容簡介等方面進行了著錄，對於了解近代中國小說運動史和翻譯史，實有莫大的貢獻。

奉寬遺稿：

〈清初之翻譯《三國志》〉一文刊載於第十九期，文章論述：禮親王昭璉《嘯亭續錄》，崇德四年，文廟患國人不識漢字，命巴克什達文成公海翻譯《國語》、《四書》及《三國志》各一部，頒賜耆舊以為臨政規範。定鼎後，設翻書房於太和門西廊下，揀擇旗員中諳習清文者充之，無定員，凡《資治通鑑》、《性理精義》、《古文淵鑑》諸書，皆翻譯清文以行。按巴克什亦作榜式，其音義與博士並同，為文成之賜號，國語儒也。所翻《四書》，今一鈔傳本，現行之翻譯《四書》，乃乾隆間儒臣重訂新語改翻之本，高宗制序頒行者，首頁漢字題御制翻譯《四書》序，是宸翰御制書序，非御翻書也。坊間不察，輒題書簽曰：「御制翻譯四書。」殊不明晰。《三國志》即舊本羅貫中之《三國演義》，非今世行毛氏改訂金氏批評者。舊翻《三國志》世少傳本，余藏有藍布封面高麗紙寫本第二十二卷一冊，無漢字，其目錄四則云「孔明秋夜祀瀘水」（今本為祭瀘水漢相班師）、「孔明初上出師表」（今本為伐中原武侯上表）、「趙子龍大破魏兵」（今本為趙子龍力斬五將）、「諸葛亮計取三郡」（今本計作智），審其紙料字體併墨色，斷為清初東都舊物初翻之本。

李嘯倉：

〈宋元之靈怪平話——《醉翁談錄》所載話本目考證之一〉一文刊載於第十、十一、十二、十三期，論述：民國二十年(1931)在日本發現了觀瀾閣所藏廬陵羅燁撰《新編醉翁談錄》，民國二十九年(1940)影印發行。《新編醉翁談錄》卷一甲集「小說開闢」裏列舉了不少宋、元人平話本目，這些話本目僅由名目上來考察，除去有一些散於明刊諸話本總集中者外，其它散佚各本的內容本事，也盡係無考。現只將近年來查詢所見所聞，小說名錄目中靈怪一門加以考證：《汀州記》、《崔智韜》、《紅蜘蛛》、《鐵瓮兒》、《水月仙》、《大槐王》、《妮子記》、《葫蘆兒》、《人虎傳》、《太平錢》、《芭蕉扇》、《無鬼論》，其中《楊元子》、《李達道》、《鐵車記》、《巴怪國》內容不詳，待考。

〈釋「銀字兒」〉(上、中、下)一文刊載於第十六、十七、十八期，引宋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衆伎」條「說話者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烟粉、靈怪、傳奇……」。又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小說講經史」條也說「說話者謂之舌辯，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烟粉、靈怪、傳奇；公案：樸刀杆棒、發泰蹤參之事」。其中所謂的說話，即今日的說書。而稱爲「銀字兒」的，與其它三家由內容而定名的頗爲不同，而且語言也特殊費解。孫楷第先生在〈宋朝說話人的家數問題〉一文(見民國十九年，《學文雜誌》第1期)，雖也略爲考釋，但猶不詳。文章作了深一層的考證，一、銀字的來源，二、銀字的名稱，三、銀字爲哀艷腔的代稱，四、銀字與說話的關係。

〈《裴度還帶》雜劇的作者〉(上、下)一文刊載於第二十一、二十二期，《裴度還帶》也是原舊藏古今雜劇之一。今收於商務印書館所排《孤本元明雜劇》中，原係明抄本，標作《山神廟裴度還帶》，元關漢卿撰。在元鍾嗣成《錄鬼簿》及明朱權《太和正音譜》中，關漢卿名下，也俱增著錄。本來我們可以信而不疑，但對於這本戲，仔細的加一番考察，卻發現其中頗有研討的地方，懷疑這本雜劇，並不是關漢卿作，而可能是明初人賈仲明所撰，理由：第一，近人王季烈在其《孤本元明雜劇》提要中評，認爲此本前三折「皆絕好詞，其餘亦多本色樸質，非明人所能及」。我們與關漢卿其它劇本比較，可以發現《裴度還帶》的作風，是識新有餘，而拙樸是還不逮於關作來得本色的。尤以四折爲甚。故王季烈也說「意者，此種劇本，皆當場走筆，所撰隨演，取辦俄頃，故至第四折率多嘎然而止，甚少精彩

也」。第二，此本題目正名為《郵亭上瓊英賣詩，山神廟裴度還帶》，但考鍾嗣成《錄鬼簿》關漢卿名下，則作《晉國公裴度還帶》，明天一閣抄本《錄鬼簿》於關作《裴度還帶》下則別注《香山扇裴度還帶》，按「晉國公」為裴度之封號，「香山扇」疑為「香山寺」之誤（抄本中誤文甚多），因為裴度還帶故事，原見於唐王定保《摭言》。通過對比，這本《山神廟裴度還帶》比《摭言》所記增出情節甚多。第三，此本之曲目，多有拿王實甫雜劇作藍本之處，按關漢卿雖有《續西廂》之作，料必為其晚年之筆，且朱權王實甫《芙蓉亭》云：「漢卿為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云云，想以漢卿之才，必示屑干規模聽輩，或同時王人。」第四，今本《裴度還帶》第一折青哥兒中有之。「我掃妖氣息平蠻貊」這句話，若在元朝那個時代講，當是很遭蒙古人忌的，並引證論之。第五，在《裴度還帶》第一折中提及「來生債」，假若真為關漢卿作，曲詞中忽然引用了後人的「來生債」，不是一樁很滑稽的事。根據以上理由，明顯看出如果武斷的認為是關漢卿撰的，恐怕是十分靠不住的。賈仲明《錄鬼簿》續編裏，在他自己之下，著錄在一本《裴度還帶》，底下注著題目正名：《長安市橘謠報恩，山神廟裴度還帶》，經進一步資料查引，這本雜劇為元末明初人賈仲明所撰，應該不是一勉強牽合的論斷。

秣陵生：

〈劉繼莊論小說戲曲〉一文刊載於第六十期，文章論述：在我國歷史上士大夫對小說戲曲的見解多是歪曲的，沒有正確健全的重視，總以為這些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然而能夠認識俗文學的重要，小說戲曲的重要，這樣的談論，敢寫於書上的所見很少。作者偶然發現（明末清初人）劉繼莊《廣陽雜記》有關於小說戲曲的兩則，所說警譬透澈，不同凡響，並引原文。劉氏說：「小說戲曲的產生是由於符合人們的天性，合乎心理的需要而形成的，聖人教化也不背乎人情，這也就是明白指出小說戲曲為極富人性的東西，絕不會與儒道精神相違逆。」作者認為，劉氏的這一思想與歐洲文學潮流中所主張的自然主義是不謀而合，有其相通的地方。

〈梁任公的俗文學觀〉一文刊載於第三十一期，文章論述：我國俗文學至唐、宋始漸形成，到元、明、清大盛。但很少人看重它們，研究它們。即以俗文學中最多最重要的小說而論，歷代藝文志雖列有此類，卻是些雜家的作品，真正通俗的小說，總沒有入選的榮幸。在清代規模宏大的四庫也是如此，到清末受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才確知俗文學的真正價值。梁任公先生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於日本

編《新小說》雜誌，就寫了一篇〈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一文，欲新一國，不可不先新一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把俗文學推崇，甚至與從前的看法大不相同。梁公又在癸卯發表了《小說叢話》中談及俗文學，「文學之進化存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文章論述一切文學皆應以俗文學為依歸，採用白話體。在那個時代，他敢如此說，可謂大膽之至。民國以後的國語文學運動，未嘗不是繼梁任公先生的主張而擴大了，成為實際的行動。並引胡適之先生《文學改良芻議》。

〈諷刺山人的小說〉一文刊載於第三十六期，作者對《平山冷燕》小說進行了分析，認為書中最注重的地方是寫出明季山人無恥卑鄙的黑暗面，使人知道這些偽君子原是不值得尊敬的。

劉保綿：

〈小說中的二郎神〉一文刊載於第二十三期，論述宋、明以來，民間對於二郎神的傳說，共有三種。一為趙昱，《棗林雜俎》：「二郎神為清源妙道真君，即嘉州守趙昱斬蛟者也。未詳何代，何封稱為二郎。」在《常熟縣志》裏卻為他解釋得很清楚。二為李冰或他的第二子，《朱子語錄》：「蜀中灌口二郎廟，當時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三為楊戩，《西遊記》第五回敘孫行者大鬧天宮，無人可伏，觀音菩薩向玉帝推薦一神，道：「乃陛下令甥顯聖二郎真君現居灌州灌江口，享受下方香火。……著他助力便可擒也。」這三種傳說奇怪的是不止他們都稱二郎神，而他們的廟宇或居處又都是在灌江或灌江口。這種偶然的巧合，實在是讓人迷離莫解的，根據稗乘來考察這三個傳說和流行的先後，在宋代好像以李冰第二子之說為較早，趙昱較李冰第二子之說晚。至於楊戩為二郎神，並不見於前人記載，那則恐怕因《西遊記》的作者隨便捏合，而才起的吧。並廣引資料，加以引證說明。

〈「提破」、「捏合」〉一文刊載於第二十五期，文章論述：宋耐得翁《都城紀勝》記南宋說話「四家」，於講史書之後則云「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吳自牧《夢梁錄》所記與此略同，唯「提破」作「捏合」。按「提破」者，蓋即「說明白」之意也。羅燁《新編醉翁談錄》卷一甲集「小說引子」條也記有，「題破」即「提破」也。「提」與「題」或可解為「說」字，有「說破」之意味。引吳承恩《西遊記》第三十二回衍豬八戒被破巡山一段例

證。《都城紀勝》及《夢梁錄》：謂講史書者最畏小說人，蓋「小說」為短篇平話，說話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即能說破，不若講史之長篇大論；且「小說」又不必如講史書者勢須有歷史人物以作依傍，但求能聳人聽聞，便可隨意編選，而捏合成為平話也。

王培壬：

〈書評——《西南采風錄》〉一文刊載於第二期，文章全面介紹了西南聯大湘黔滇步行團，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一月自長沙步行至昆明，行程三千三百華里，歷經湖南、貴州、雲南三省，三十餘縣，歷時六十八天，團員劉兆吉沿途採集民間歌謠兩千餘首，選其有文學價值及能代表一地風俗民情的七百七十一首，編輯成《西南采風錄》一書，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五年（1946）十二月出版，全書一百九十四頁。正文前有朱自清、黃鈺生、聞一多諸人序言和講述採集歌謠詩的原由，所用方法及遇到的困難；歌謠區域的方音與國音的比較；歌謠的分類。內容包括情歌六百四十首、童謠三十五首、抗戰歌謠二十首、民怨十三首、採茶歌四首、雜類五十九首，末為附錄，收苗歌二首。此資料是繼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專門蒐集民間歌謠，廣東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收集各地歌謠之後，深入民間，獨力收集大量的歌謠，成績之佳，是近年來對民俗學上、語言學上及文學上的一大貢獻。

五石（蔡五石）：

〈沈烏兒畫眉記〉一文刊載於第五十四期，文章述《沈烏兒畫眉記》，晁琛《寶文堂書目》子類著錄《古今小說》二十六卷《沈小官一鳥害七命》即《畫眉記》的改稱。鄭振鐸先生著《明清二代平話集》一文認為係宋人舊作，趙景深先生〈喻世明言和影響〉同鄭說。作者據郎瑛《七修類稿》則實是天順間事，引《類稿》原文，說明實為明人所作不待言。

〈劉鳳叔批欽定曲譜錄要〉一文刊載於第三十八、三十九、五十四、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二期，文章在第三十八、三十九期將北詞部分錄要介紹，在第五十四、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二期將南詞部分錄要介紹。

休 休：

〈「京娘怨」本事考〉一文刊載於第五十五期，北劇有彭伯成的《四不知月夜京娘怨》，南戲有《京娘怨燕子傳書》。文章敘述戲文所演之本事應與金元裕《續夷堅志》中娘娘的墓一則內容有關。引《九宮正始》呂宮過曲勝葫蘆第二格附注中錄有「京娘怨」殘曲，補證《南戲拾遺》中認為與《趙匡胤千里送京娘》故事有關不足。

韓 齋：

〈關於龍圖公案〉（上、下）一文刊載於第二十八、二十九期，文章前面簡述公案小說內容、形式。並通過對《龍圖公案》繁、簡傳本的版本對比，內容取材來源，認為這部小說，姑且不必問它的價值如何，但僅從它對後來的公案小說的影響一點來看，起碼這書對於研究小說故事的演化方面，卻也並非是不屑一顧的。

閻萬章：

〈說《竹林寺雜劇》〉一文刊載於第十四期，〈釋「諸宮調」〉刊載於第六十六期，〈說「諸宮調」與「俗講」的關係〉刊載於第六十八期，〈「諸宮調」的說唱〉上、中（缺下）刊載於第七十二、七十三期。

關於〈竹林寺是雜劇名麼？〉一文，趙景深先生曾於《讀曲隨筆》中提出。閻萬章〈說《竹林寺雜劇》〉刊載於第十四期、吳曉鈴〈跋說《竹林寺雜劇》〉刊載於第十五期、休休〈關於「竹林寺」的一點〉刊載於第四十四期等文章都作了論證。趙景深先生文章引出三處提到竹林寺的地方，馬致遠的《漢宮秋》、喬吉的《金錢記》、《金臺集》等，然未有斷定出雜劇名目。閻萬章的文章則引《夷堅丁志》卷三所記竹林寺故事；吳曉鈴先生的文章則引證以為或許是李亞仙的故事；休休的文章引《蘇英皇后鸚鵡記傳奇》對文中所言似其前仍有舊本，提出在舊本中白馬廟原是竹林寺嗎？

在抗戰勝利後出現的《俗文學》周刊中，雖然「平字號」（北平）《華北日報》的《俗文學》周刊較「滬字號」（上海）的《俗文學》周刊出版時間晚，但其特點是研究的範圍比較廣泛，除了戲曲、小說之外，同時顧及到俗曲、故事、變文、諺語、笑話、寶卷、皮黃和鄉土戲等。發表在《華北日報》的《俗文學》周刊

的這些研究文章，都是較早論及俗文學諸方面的研究論著，雖其後重刊的有一些，但有相當數量的文章並未另刊行它處，這當然只有在《華北日報》的《俗文學》周刊上才能看到；然而比較容易在其它書刊找到的，則在探討學術沿革和學術研究史，這裏的記錄也是有著特殊的意義。所以有關這類的俗文學研究資料，無論是爲了俗文學研究，還是爲了俗文學研究史的研究，均應爲文史研究者所注意。